

## 星期文库

《红楼梦》中的端午细节之六

## 端午节的扇子事件

林梅朵

到了端午,扇子已经是人人必备的了。在《红楼梦》中,元春在端午节前给娘家人的礼物中,上至老太太,下到姊妹们,每人都有“上等官扇两柄”。而端午当日,午间的酒席沉闷寡淡,这让宝玉心中很不自在。回到怡红院,见晴雯又失手摔坏了扇子,他忍不住骂了句“蠢材”。只这一句,晴雯就不依了,牙尖嘴利回怼了一火车,气得宝玉要撵她出去。作为一个丫头,晴雯何至于这么大脾气?

晴雯十岁时被贾府的奴才赖大家买来,使了不长时间,就被当做一件礼物赠给了贾母。她早就连自己是哪儿的人都不记得了。当年那个小小的奴婢,除了小心做事,少挨打骂这样的自我摸索之路,不曾得到过一点儿教导,她长到十七岁,全凭自悟。

袭人曾在过年时被家里接回去吃年茶,檀云回家给母亲过生日,麝月生病时也回家养过病,晴雯却始终没出过怡红院,在端午节和宝玉闹别扭时,她哭着说:“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个门。”——她无处可去。

再看鸳鸯曾对平儿说过的几句衷肠话:“这是咱们好,比如袭人、琥珀、素云、紫鹃、彩霞、玉钏儿、麝月、翠墨,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,死了的可人和金钏,去了的茜雪,连上你我,这十来个人,从小儿什么话儿不说?”这里面没有晴雯——没有家人,也没有朋友,她身边连一个肯真心实意提醒一句的人也没有。

黛玉进贾府后尚且小心翼翼,而晴雯一个奴才却恣意张扬。宝玉夜晚读书时,丫头们都陪着端茶递水。一小丫头因困得打盹撞到了壁上,竟以为是晴雯打了她,可见晴雯平日里给自己树了个什么形象。宝玉背不下书来,晴雯让他装病,坠儿偷了镯子,晴雯用簪子戳她的手……她自认为是怡红院的人,处处维护怡红院的形象,可到头来却被撵出了大观园。

就在那个端午节,她摔坏扇子,晚上还是宝二爷笑着哄着,将扇子给她撕着玩儿才罢了。

一个从小缺爱缺教导的孩子,从不知道“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”的道理。红颜自古多薄命,除了容易招惹是非,也免不了受人嫉妒,而晴雯知道自己生得好,还那么千娇百媚地打扮起来,还那么牙尖嘴利地叫起来,“藏愚”“守拙”全都不会。

她只顾盛开一树耀眼的花朵,却不知道需要扎稳根系。从端午节晚上她“咻咻咻”撕坏宝二爷扇子的时候,就不知被多少人看在眼里,记在了心上。撕扇的畅快,和她平日里的直率言语一样,为自己日后遭毁谤埋下了祸根。

晴雯被撵出大观园后,临死前直着脖子叫了一夜的“娘”。倘若有娘教导着,也许她不会那么锋芒毕露,也不会落到那么悲惨的结局。

## 汗水里的麦秋

南北萍

转年麦秋,我特意请了假,回家收麦子。母亲和三姐在家做饭,带着小外甥,我和父亲、三姐夫、五姐下地割麦子。父亲负责把我们割的麦子收起来,打捆装车,我跟在三姐夫旁边,八溜儿麦子,他割五溜儿,我割三溜儿。我那时已经在冶金局某单位拔丝车间实习近一年,最初几个月干包装,拔好的一盘钢丝成品二百多斤,没包装时立不住,要小心扶着,边倒退,边用里一层防水油纸、外一层编织带子严严实实把成品包好,再用细丝捆住,最后完全靠手摇,把细丝摇断。近一年的实习劳动,让我有了足够的手劲和韧劲儿,整个割麦子的过程,一直没让三姐夫落下,虽然人像汗里捞出来的,热汗流入眼睛很难受,但始终咬牙跟着,让父亲和三姐夫都刮目相看。没想到,在村里副业厂上班、已跟着忙过几个麦秋的五姐,倒很快出现中暑症状,父亲见状赶紧让她到树阴下凉爽处休

息。割完麦子回到单位,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,我才感到浑身疼得连翻身都费劲。不知情的同事看到我,惊讶地问怎么突然变黑了?听说是回家收麦子去了,才“噢”一声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

今年芒种的前一天,见到冀中籍的老领导,我们都是农村生活过,经历过“汗珠子掉地摔八瓣”、辛勤耕耘收获的人,每到麦秋时节,会不由自主绷起关注天气这根弦儿。说起那两天的风雨冰雹,老领导说:这时节最担心的,就是雨水、大风,冰雹倒在其次。因为“冰雹走一线”,破坏力有限,最怕的就是雨水加大风,造成麦子大面积倒伏。特别是现在小麦收割早已机械化,联合收割机进了麦田,金灿灿的麦粒就直接哗哗淌进车斗里,倒伏会给机械收割造成很大困难。而再像当年那样采用人海战术,镰刀收割,打麦场打麦,人力、设施上早已不能适应。

想到去年五月到冀中采风时,一路上那让人充满希望的一望无际的麦海,看着窗外蓝蓝天上朵朵白云,我在心里祈祷:把雨留给麦秋后的土地吧,给“争秋夺麦”、汗水里的农人们一个金色的麦秋,让随后播种的玉米青苗饱饱喝足雨水,长出新的、绿色的希望。

有赏石专家公开表示,“象形石是最低级的”。这可不得了了,赏石圈马上是一片驳斥之声,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。专家的这个观点,我也不认同,奇石的不同种类,各有欣赏的角度和趣味,没有什么高级、低级之分。但我也认为,对石头的赏玩方法,却是有高下雅俗的。

## 象形石

孙香我

是前年吧,我写过一篇小文章,记的是自己对赏石的一些杂感,其中有一则就是说象形石的:“看奇石展上,一枚戈壁石像人的脚,五个脚趾都有,被评为金奖。我也很喜欢玩象形石,我的理解是,象形石之像,要神似大于形似,抽象大于具象,写意大于写实,要有美感,有趣味,有意境,如此才有比较高的审美价值。也是在这个奇石展上,还有两方象形石,一方像关公,一方像猪八戒,关公配了大刀,猪八戒配了钉耙,两方石头也都得了金奖。一味求形似,还要配道具,这样的赏石审美水平,比较低级,不敢恭维。”

如今赏石圈有“象形为王”的说法,我也不以为然,这与“象形石是最低级的”,是两个极端。如今玩象形石还有一种现象,就是“石头不够木头凑”,比如一块石头像骆驼的身子,就用木头雕四条腿安上,如此赏石,好像比较幼稚。

玩石头毕竟各人有各人的玩法,或者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,有人就喜欢玩“配道具”“木头凑”这样的象形石,有何不可,只要他自己玩得高兴。

我家里也有不少象形石,形神皆具,颇可赏玩,有的连座子也不需要,自自然然地放在架上,就是想要的那个最佳象形。我的石头也从没有参加过什么石展,但如今石展上那些得奖的石头,我看了却未必羡慕。赏玩石头,我有我的见识和自信。

清晨六点的老街,阿芳肠粉店准时拉开卷闸门,白色的蒸汽混着清甜的米香在后厨漫散开来。

只是后厨忙碌的身影,早已换了新人。一个多月前,在这家店做了三年肠粉的阿平辞职了,走得干脆又坦荡。他简单和老板阿芳交代了一声,便转身奔赴了新的生计。阿平手艺扎实,做事踏实,磨浆、蒸粉、卷皮的手法娴熟老道,蒸出的肠粉软糯入味,是不少熟客认准的味道。街口新开的卤鸭店是他的同乡所开,待遇更好,活计也轻松,思量过后,阿平决意去卤鸭店工作。

阿平离开后,阿芳肠粉店的日子依旧如常流转。新来的年轻小伙小林勤恳好学,用心琢磨手艺,短短几天,便稳稳接住了店里的活计。虽说手法不如阿平老练,但他细致用心,出品稳

妥,熟客们慢慢适应了新的口味,小店的烟火气丝毫不减。

我是这家店的常客,这天正吃着鸡蛋碎肉肠粉,许久未见的阿平忽然出现在店门口。他一进门就笑着说:“我来拿当初留在这儿的换洗衣物,还

## 体面

陈振林

有剩下的半袋大米。”

“早帮你整理好了。”阿芳笑着说。

小林闻声从后厨走出,见到阿平,笑意爽朗,主动上前问好。阿平也温和回应,顺口夸他把店里打理得齐整妥当,处处都干净利落。小林略带腼腆,谦逊表示自己手艺还生,仍需多加

本人很可爱  
请你别伤害

●如梦令 林帝浣画

练习。两人之间完全没有新旧接替的尴尬——不过是一人奔赴新途,一人坚守旧岗,各安其路,互不生隙。阿平见了我,大声说:“您好啊,谢谢常来惠顾!”我笑着回应他,这家伙,还把自己当成这儿的员工呢。

阿芳帮阿平将物件搬到门口,再度叮嘱他有空常回店坐坐。阿平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,又说起当初自己说走就走的莽撞。

眼前这一幕,让我不由得想起有些公司里员工辞职的场景,有些人会争吵不休,甚至动起手来。没有想到,这小小的肠粉店里,相同的事情却让人感觉一片温馨。

我将鸡蛋碎肉肠粉往自己面前拉了拉,用筷子轻轻夹起最大的一片,慢慢品尝。